

厚今薄古辯論集

复旦大学历史系編

上海人民出版社

厚今薄古辯論集

复旦大学历史系編

*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上海紹興路54号)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001号

上海土山灣印刷厂印刷 新华書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

开本 787×1092 公厘 1/32 印張 2 7/8 字數 55,000

1958年8月第1版

1958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7,500

統一書号：11074·187

定 价：(6)0.24 元

封面設計：任 意

目 录

序 言.....	1
4 月 3 日全系大辯論會記錄.....	7
4 月 12 日全系大辯論會記錄.....	22
全系教師和研究生辯論如何理解与貫徹	
“厚今薄古”方針.....	40
部分師生辯論應該“厚今薄古”还是“厚古薄今”.....	49
三年級學生辯論历史科學如何“厚今薄古”.....	56
四年級學生辯論學習历史应“从今到古” 还是	
“从古到今”.....	59
二年級學生談“厚今薄古”大辯論后的体会.....	64
附录:	
大字报选.....	69
“擂台”举例.....	76
“擂台”对联、詩歌选.....	80
四年級部分学生在“光明日报”座談会上的发言.....	82

序 言

复旦大学历史系全体师生，在今年三、四月間，举行了数十次小会和三次全系大会，对“厚今薄古”的問題展开了激烈的爭辯。

“厚今薄古”和“厚古薄今”这两条路綫的斗争，在复旦大学历史系长期以来一直存在着。但是，过去大家在認識上是不够明确的。整风运动以来，羣众的觉悟有了进一步的提高，对系里存在的缺点和問題更加感到不滿。今年2月，在伟大的双反运动中，复旦大学掀起了新的鳴放高潮。全校师生員工在两天一夜內貼出大字报43万张，对学校中特别是教学和科学研究工作中的資产阶级思想和右傾保守思想展开了猛烈的冲击。历史系的师生也积极投入了这个斗争。接着，羣众又以专题鳴放和专题辯論的形式，对学校工作如何跃进展开了热烈的討論。就在这个时候，陈伯达同志关于“厚今薄古、边干边学”的講話发表了。这篇講話把当前哲学社会科学界包括历史方面教学和科学研究工作中的这个根本問題明确起来了。不首先解决这个問題，要談跃进就成为說空話。因此，历史系师生的鳴放和辯論很快就集中到这个問題上来了。

陈伯达同志的講話引起了各式各样的反映。公开反对这

篇講話、提出“厚古薄今”主張的人是沒有的。但是，通過其它方式變相地反對這篇講話、維護“厚古薄今”主張的人是不少的。有的人自稱“博古通今派”。他們說：博古才能通今，通今必須博古；當前革命的理論和政策都是基於對歷史研究所得出的結論。他們還說：祖國豐富的历史遺產是勞動人民的創造，我們應該加以珍視和繼承，不能對任何環節加以菲薄。有的人自稱“思想暴露派”。他們說：重視近代現代史的研究是應該的，但是有許多具體困難，因而還是搞古代史為宜。他們提出了這樣一些問題：（1）現代史党性強，由有實際鬥爭經驗的老幹部或黨團員來搞比較合宜，我們搞不出什麼名堂來；（2）現代史研究，如果沒有很高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水平，容易犯政治性的錯誤，對國家會造成很大的損失；（3）現代史許多資料要保密，我們看不到。有的人認為：“厚今薄古”的原則是不錯的，但要有條件，而復旦大學歷史系的情況是：古代史師資力量強，近代現代史師資力量弱。因此，要“厚今”也厚不起來。還有人認為：“厚今薄古”的方針是正確的，但“厚古薄今”的現象在復旦大學並不存在，特別是青年學生並沒有鑽在古書中出不來的情况，大家對古已經很薄了，再強調“厚今薄古”沒有現實意義，只會導致“廢古”。

不少人擁護“厚今薄古”的主張，但認識上並不完全。他們中間有些人認為：只要科學地解釋了歷史現象，無論古今都一樣有現實意義，都應該“厚”；按時間來分今古，那只是從形式上看問題。有些人認為：今古就是時間概念，不應該再牽涉到其它問題上去。也有人認為：我們要“厚今”，因此只要略

知古代即可。

爭論中也牽涉到資料與觀點，歷史學與史料學的問題。有些人在發言中暴露了重視資料，輕視觀點，以史料學代替歷史學的資產階級史學觀點。

這些就是在辯論中出現的同正確意見針鋒相對的對立面。其中，有思想上的問題，也有認識上的問題。不抓住並解決這些對立面，要使工作得到前進，是不可能的。

經過爭辯，對“厚今薄古”方針本身的理解，大家逐漸得出比較一致的認識。多數師生認為，這個方針至少包含着以下幾個方面的意義：（1）我們一定要“厚”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今”，“厚”毛澤東同志思想的“今”，“薄”封建主義、資產階級思想以至教條主義的“古”。歷史科學工作者一定要認真學習毛澤東同志的著作，從這裡吸取思想指導力量來從事自己的工作。（2）學術必須為政治服務。研究歷史必須為現實服務，為將來服務。因此，一定要明確歷史教學和科學研究工作的目的性。（3）懂得今天才能懂得昨天。懂得現實的問題，積極關心並參加現實的階級鬥爭，才能正確地研究歷史問題。也就是說：“通今”然後才能“博古”。（4）要把歷史學界的主要力量用來研究近代現代的历史，特別是無產階級領導革命的中國史。當然也要分出小部分力量來占領古史研究的陣地。

在認識提高的基礎上，大家充分揭發了系里存在着的大量的“厚古薄今”現象。譬如有些人逃避現實，脫離政治，從事毫無意義的煩瑣考據。一個學生作篇畢業論文，考證秦始皇南巡的五條路線，教師看後大加贊揚，說要介紹出去發表。有

些人抱着这样一种看法：秦汉以前是經学家研究的，鴉片战争以后是搞政治的人搞的，只有秦汉到鴉片战争之間才是历史学家研究的范围。有些人只重視史料，不重視馬克思列宁主义理論。有些人只鑽在古書堆里，不关心現实的阶级斗争。还有些人在教学中散布了大量资产阶级的以至封建主义的历史观点，等等。这些情况的揭发，使很多人在事实面前不能不承認必須进行改造，必須貫徹“厚今薄古”的方針。

形形色色的为“厚古薄今”思想辯护的“博古通今派”和“思想暴露派”的論点都被完全駁倒了。很多人指出：历史內容浩如烟海，如果要“博古”然后“通今”，一定会“古未博而身先卒”，結果还是“厚古”而“薄今”。“博古”然后“通今”是錯誤的，“通今”然后“博古”才是正确的。很多人指出：“厚今薄古”，扩大并加强今史的研究力量，这是社会主义建設事业对我们提出的要求。我們每一个人应该根据国家的需要来考虑自己的工作 and 学习。老干部搞今史研究，当然很好；但老干部人数有限，因此一定要有其它力量的补充和配合。我們如果觉得自己政治水平不高，应该积极投入实际斗争，加强对现实问题的研究，来提高自己的政治水平；不应该产生逃避现实、脱离政治的想法。会不会犯錯誤，决定于我們本身的立場、观点、方法，而不是决定于我們从事研究的对象。他們分析“思想暴露派”产生这些錯誤思想的根源有两类：一类是不从国家建設社会主义的需要出发，而只是从个人得失或名利出发来考虑問題；另一类是逃避现实，脱离政治，而以这些問題作为借口。大家也指出：以史科学代替历史学的资产阶级史学观点必須

打破。我們要以溫故而知新為目的，以馬克思列寧主義思想為指導來研究史料，而不能做史料的奴隸。

在爭辯中，也進一步提出了歷史科學工作者滅資興無、紅透專深的必要性。譚其驤教授說：解放後許多舊的歷史科學工作者有一個想法，以為我們掌握着史料，這是客觀的歷史事實，這是有用的，因此動得很少。現在認識到自己在學術上也是資產階級的，也是站不住的，是到了一定要動的時候了。這一段話，確實說出了很多老年教師共同的心情。

總起來說，經過這一場爭辯，使“厚今薄古”的原則開始深入人心，特別是在青年中開始形成深刻的影響；進一步明確了歷史科學工作者改造思想的必要，使大家在思想上得到一定的提高；同時，老師間、學生間、師生間以平等的同志式的態度進行充分的自由的辯論，也使系里社會主義民主的空氣空前地發揚起來。

這一本小冊子就是搜集了這次辯論中的一些發言和大學報等，把它編印出來的。因為是辯論中的發言，就難免有粗糙、簡略等缺點，但它的好處是戰鬥性強，針鋒相對，因此對讀者的思考問題就可能有所啟發，有所幫助。發言的人，有些現在已經改變了原來的看法，但為了反映當時的實際爭辯情況，這次編印時還是一仍其舊，並未加以修改。

現在，歷史系師生中已經出現了前所未有的新氣象。最近在學習和貫徹總路線的基礎上，師生們已經提出，要求全體師生分批下廠下鄉，以半年時間參加勞動，半年時間進行調查研究，寫出報告和論文（如某一工廠史等），向勞動人民學習，樹

立巩固的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历史观；并帮助工人农民学习和研究历史，使历史成为羣众所掌握的思想武器，而从过去少数人手中解放出来；要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放手使用并培养青年教师；加强老年教师与青年教师协作，师生协作，走出書房課堂，深入实际和工农結合，边干边学，广泛开展科学研究工作，在5年內写出1,000万字“厚今薄古”的、总结現代工农羣众斗争史的科学著作；大力进行教学改革，修訂教学計劃，縮短学习年限，精簡課程，改革教学方法，提高教学質量，等等。

当然，“厚今薄古”的方針在复旦大学历史系还只是开始得到贯彻，許多問題还没有得到深入的解决。特別重要的是，少数人由于长期的資产階級思想影响，不願放棄他們原来的一套，虽在事实面前感到理屈辞穷，但是在能据守的地方仍然想据守或抵抗一下。多数人虽然在理性上接受了正确的主张，但未經過实践的充分考驗，因而还不是完全巩固的。但是，只要我們在已經取得的成就基础上，繼續批判資产階級的史学观点，使“厚今薄古”的方針更加深入人心，更加巩固起来，我們相信，复旦大学历史系的面貌一定会日新、日新、又日新，使我們的历史教学工作和科学研究工作真正做到出色地为社会主义建設服务，为伟大的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服务。

編 者 1958年6月

4月3日全系大辯論會記錄

編者按：復旦大學歷史系全體師生在辯論歷史科學“厚今薄古”問題過程中，先後曾舉行了三次大辯論會。第一次大會是3月30日舉行的，主要是辯論了“歷史科學在社會主義建設中有什麼作用”的問題，同時也開始了歷史科學應當“厚今薄古”還是“厚古薄今”的辯論。在會上，李谷鳴同學主張“博古”才能“通今”。他說，古代史分期問題不解決，就不能徹底闡明中國社會的性質。吳應壽講師說，近代現代史對當前實踐的作用很大，但不等於說古代史不重要，研究歷史不能割斷歷史，何況研究古史還能繼承祖國文化遺產。陳守實教授指出，“厚今薄古”不是不要古，為了研究現代必須研究古代，但古代史的份量應比近代現代史少一些；有人說研究古代史不能豐富和發展馬克思列寧主義，這是錯誤的。蔡尙思教授主張“厚今薄古”，並舉出四點理由：（1）現代史內容比古代史豐富，現代史能包括古代史的內容；（2）現代史更現實，政治性更強，黨的政策也是根據現代史的實際來制訂的；（3）現代史比古代史更科學，更正確；（4）近代現代階級鬥爭最激烈，最尖銳，我們當然不能放棄這個陣地。因此，我們應該“厚今薄古”。他並批判“厚古薄今”是輕重倒置；“古今並重”是輕重不分，實際上是“厚古”；因此，都是錯

誤的。他說，我們不贊成割斷歷史，但也不贊成平均主義地對待歷史，教學和研究的重點必須放在近代和現代。有些人強調沒有古代史也就沒有現代史了；用馬克思列寧主義去研究古代史也是很重要的；研究古代史對現實也很重要等等說法，都是不妥當的。

因為歷史科學的“厚今薄古”問題，在第一次大會中只是開始辯論，許多意見還沒有發表出來，到第二次和第三次大辯論會中才進行了比較深入的辯論，所以，關於第一次大會的辯論情況，這裡只作一個簡單的介紹。

辯論題： 一、對“厚今薄古”方針的理解 二、“思想暴露派”^①所提出的“我們不能搞現代史”的問題

黃冰花（二年級學生）：自“厚今薄古”方針提出後，有的人真正理解了；有的人是機械地理解，只作時間上的劃分；有的人產生了“廢古”思想。我們認為“厚今薄古”的實質是為現實服務。在古代史中有一部分對現實生活有作用的，這就應加以“厚”。有人認為這樣可能變成“今古並重”，但這不會的。因為在客觀事實條件下，決定我們必須多花些精力在近代現代史上。所以，我們這樣主張仍是貫徹“厚今薄古”精神的。

謝 青（二年級學生）：我們認為，有些人主張“博古通

① 二年級部分同學徹底暴露了不願搞現代史的思想，組成一派，提出論點，要求大家來討論。當時他們自稱為“思想暴露派”。

今”，實質上是“厚古薄今”。有人認為現代史學術性不強，古代史學術性強，這是抱住古的東西不放，也不對。但我們不是“廢古”派。上述兩種主張，對我校今後多培養近代史和現代史人才的要求是不符合的。我認為，我們只要有一定的閱讀古史資料的能力，不必鑽在古代史中，就可以來研究近代現代史了。理由是：（1）近代史和現代史中，有些問題與古代史無關，不必強調自古到今的系統性。（2）近代史和現代史中，有些問題與古代史有關係，但這只要看某一些史料就可以了，不必深入研究古代的一切資料。例如研究解放後的土地改革問題，就不必要把古代史上的莊園制、均田制一律都加以研究。（3）對古代史只有一般了解的人，也可以培養成很好的近代現代史專家。（4）在帝國主義侵華問題上，對於帝國主義者的種種污蔑和借口，我們研究近代現代史就可以加以批駁，不必從古研究起。

另外，我們反對古代史學術性強的說法，其理由有三：（1）學術性強不強，決定於政治性。古代史政治性不如現代史強，古代的東西不如現代史的著作更能夠為當前現實服務，故不能說古代的東西學術性就強。（2）學術性強不強，和科學性亦有關係。由於古代史的資料沒有現代史可靠，故古代史的學術性沒有現代史強。（3）有人認為古代史學家寫出的東西漂亮，有人認為古代著作深奧，文字難懂，學術性就強，而現代漢語人人都看得懂，沒有什麼學術氣味。這種看法更錯誤，學術性強與不強，與文字的深奧與否根本無關，況且，用現代漢語寫史，也能寫得很漂亮。

祝求是(二年級学生):“略古”的主张是錯誤的。主张“略古”的人以为所謂古代(1840年以前)都是不重要的,只要一知半解就可以了。这样是不能貫徹“厚今薄古”的。我們認為,“厚今薄古”应从两方面去理解:一是時間,二是內容實質。例如在提出“打倒孔家店”口号的时候,研究孔夫子就有极大的现实意义,这在“五四”时就不是古代問題,而是現實問題了。所以,理解这一方針不能單从時間方面去考虑。此外,在研究古代史中,也可以貫徹“厚今薄古”。“略古派”的錯誤是,他們在理解这一方針时是机械唯物論,是从实用出发的。

孙言誠(二年級学生):学生貫徹“厚今薄古”方針,最好是“博古通今”。因为:(1)有很多人确是鑽入古書中不能自拔,所以应“薄古”,但我們学生不存在这种情况,不必“薄古”。(2)研究現代史,必須要懂古代史。我們学生了解的“古”本来就不多,如果叫我們“薄古”,那就会变成“无古”了。我們以后仍然是要培养一些古代史方面的人才。只有“博古通今”,最适合学生貫徹“厚今薄古”的精神。

朱維鐸(三年級学生):我們認為,同学中确实存在“厚古”現象。現在提出“厚今薄古”方針,是反对脫离和逃避現實傾向的。“厚今薄古”不能与历史分期問題混淆,“厚今”应包括現代、近代以至古代对現實有巨大意义的一些問題,这就是“厚今”的范围。“厚今”应从作用(对現實意义大小)角度来理解,凡是作用大的都应“厚”,反之就应“薄”。

苏鳳杰(三年級学生):“厚今薄古”應該从時間上理解。凡古代史中对現實意义大的問題,仍然只能屬“古”的范围。

“厚今”只是与“薄古”相对而言，不能說成“废古”。“厚今”只包括近代和現代，而不应包括古代史上的一些問題。如研究古代土地制度、古代史分期等問題，仍屬於“古”的范围，而不能因其意义大即归之于“厚今”的范围。前面一派的意見实际上是“重古”而“薄今”，只不过是公开提出“厚古薄今”而已。

張启鳳(二年級学生)：我們是“有意义派”^①。我們認為“厚今薄古”方針的提出，是从对现实革命斗争有意义的角度出发的。我們的理由是：(1)在“今”中也有一些不值得研究之物，而古史上也有一些值得研究之物。只要是具有研究价值的都可以研究。(2)在“今”的部分对现实有意义的内容大，而“古”的部分中則小。(3)有許多史学家埋头于古書堆中不能自拔，如要他們研究近代現代史，他們的学习方法未解决，即使研究了，仍会鑽入象牙塔中，故要強調现实意义。(4)有些人認為古代史专家要在精通現代史基础上去研究古代，我們不同意。研究古代史不一定要是近代現代史专家。

李正心(一年級学生)：我是“博古通今派”。論点是：(1)历史是劳动人民的历史，对劳动人民創造的历史都应重視。(2)繼承祖国丰富文化遺產的責任現在是落在我們身上的。我們以前“厚古”还厚得不夠，所以应“博古”。(3)我們研究社会发展規律的内容一定要用材料闡明，古代史的研究是不可缺

① “有意义派”是“厚今薄古”大辯論时在学生中出現的一个派別。这一派認為凡是对现实有意义的问题，不論是古史或近代現代史，都应该“厚”，反之，則應該“薄”。

少的。(4)我国一些史学家在古史分期問題上还有爭論,所以我們还要了解过去,要“博古”才能更好地了解現代。我們也認為光講“三代”^①的人是不对的。(5)我們达到“博古通今”还要与社会活动結合,成为社会活动家,才能更好地發揮作用。

吳瑞武(四年級学生): 在历史科学中,“厚今薄古”的提出是針對两种傾向:(1)大部分人力物力花在古代史上。(2)現在研究古代史脫离現实的傾向严重。我認為今后主要的人力物力都应轉到近代現代史方面去。今后凡研究上古中古史的人都非精通近代現代史不可。我們历史系的“厚今薄古”,也应改变以上两种傾向,把主要力量放在近代現代史上。“博古通今”等二派的說法都有“厚古”的意思。

蔣其祥(四年級学生): 我認為“厚今薄古”是社会科学(包括历史)的方向。“今”指現實意义,为現實服务。貫徹这一方針,我認為应把主要力量放在近代現代史上。但肯定基本方向后,不可把政治方向与工作重点混为一談。說研究中古史一定先要精通現代史是不可想象的。我講的“今”包括比較全面,他們的“今”只強調了近代現代的含义。而“略古派”实則是“廢古派”。“博古通今派”的論点,是否認我們学生中存在“厚古薄今”的傾向,他們实际上是“厚古薄今”的。他們把我們培养的目标說成是一些“博古通今”的人才,这是不对的。

周水榮(四年級学生): 我与蔣其祥的意見不同。他強調“今”是現實意义是对的,但从历史角度理解,“今”是指的近

① “三代”指夏、商、周。

代和現代。否則，光理解“今”是現實意義，那就曲解了“厚今薄古”的精神。

汪瑞祥(四年級學生)：不同意周水榮的意見。他們只注意形式而不注意內容。不從科學本質上去考慮問題，必然會導致只搞近代現代史。主張多搞近代現代史是只注意形式，是不對的。

馬忠鑑(二年級學生)：不同意朱維錚、黃冰花的意見。他們認為“今”是指為現實服務的，而我們認為“今”是指近代和現代。他們主張要“厚”古代史中有現實意義的部分，這無異是“古今並重”，結果會導致為“厚古薄今”，是不妥當的。我們認為近代現代史的現實意義最大，應該“厚”；古代史中對現實有意義的仍屬於古代，屬於“薄”的範圍之內。這樣才能更好地體現“厚今薄古”，否則就是古今不分，也不能分出厚、薄了。所以，上海歷史研究所的先生們很多研究古代史，即使有一定的現實意義，但仍是“厚古”，這一現象應加以改變，應該多花力量到近代現代史方面來。

宋國棟(二年級學生)：我認為：“厚今薄古”即指兩個不同的時間概念。“厚今”指有現實意義之物；“薄古”也指有現實意義的，但是指死人為活人服務的東西。貫徹“厚今薄古”，應徹底改變歷史研究的本末倒置現象。這是長期以來存在的逃避現實、“清高”的必然結果，而不是古史學術性強。要從思想上、學術上徹底解放史學家，他們要參加現實鬥爭，在思想上徹底“厚今薄古”。今後，在科學研究機關，對於時間、研究內容、人力要作合理安排；在個人來說，主要應“略古”，從舊書堆

中自拔出来，这样好处是大的。

沈 寂(四年級学生): 同意吳瑞武的意見。“厚今薄古”的提出是方向問題，而研究重点应放在近代和現代。至于古史中有现实意义的，仍应屬於“薄古”之列。“有意义派”光在內容上兜圈子，仍会导致“厚古薄今”。

陈 中(二年級学生): 我是黃冰花一派。我們对于“今”是从時間及为现实服务两方面理解的。要証明台湾是中国的，必須从古代講起，但这是为现实服务，就是“今”，而不应理解为“古”。馬忠鑑那样講法是不对的，如不去研究“古”，如何了解其中一部分是有现实意义的呢？至于研究古代的土地制度，对現代的土地改革仍是有现实意义的。

耿淡如(教授): 我主张“厚今薄古”，这是針對目前史学界不良傾向而提出的。我体会“厚今薄古”应：(1)“古”为“今”服务，研究“古”要解决現在的問題。我不同意“博古通今”，这会与“厚今”引起誤会，他們会強調先“博古”，而不去馬上“通今”，会“古未博而身先卒”。(2)历史教育方向問題，在以后的課程、力量配备、指导……上，都应貫徹“厚今薄古”方針。因为历史是科学，研究古代史和近代史有共同的方法。对于以后的方向，应着重培养青年多研究近代史和現代史。(3)实现“厚今薄古”，領導机关应有长远計劃。古代史也应有人研究，但人数要少一些，而研究近代現代史的人要多一些。

靳文翰(教授): 我認為，現在所以要提出“厚今薄古”，是因为在高教界、科学界、学生中存在着“厚古薄今”的思想情况，这种思想情况与社会主义建設的要求是不能适应的。这一